

颜斗作品集

十三太妹

上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颜斗作品集之⑧

十三太妹

①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内蒙古)新登字 078 号

责任编辑:吴 仁

颜斗作品集⑧

十三太妹

颜 斗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)

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

24 印张 58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一版

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-T-80506-556-X/I·172

定价:29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大漠孤烟起，万里征人来。天雷堡铁血男儿，黑盟主盖世奇女，江湖成败一场空。

正气在心中，莫羡他众星环月，莫赞她百鸟朝凰；不理它俗世凡理，不理它虚情假义，良人予我求，取舍胸中意，如若曲中有，何堪万里逐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崆峒惊变	1
第 二 章	太阴真经	48
第 三 章	欲擒故纵	96
第 四 章	血溅落雁峰	144
第 五 章	绝命之命	180
第 六 章	七步迷踪	215

第一章 崆峒惊变

落雁峰，
一塘苍穹，
下临万丈深渊。
整座山峰，终年云雾缭绕。

那峻拔高耸的山势，休说有人能攀登而上，就连飞鸟也是不易栖息。

只有善于高飞的群雁，勉可落脚，正因如此，平日所见到的，只有那些飞雁，落雁峰由此得名。

绵绵的细雨，大地一片泥泞，今天终于放晴了。

在阳光初升的落雁峰，四周透出一片金黄色，宁静、清香扑鼻，风景之美，秃笔难书。

此时，峰脚下倏然传来一阵苍劲歌声：

“人有悲欢离合，
月有阴晴圆缺，
此事古难全！

繁华事散逐香尘，
流水无情草自春。
人间唯我忒死心，
浪迹山野采灵芝，
莫笔老朽肩荷锄，
此地有药俺便留。”

歌声愈来愈近，堪堪到达峰头，歌声戛然而止，接着一个娇音惊呼道：“爸，你看那是什么？”

苍劲的声音浩叹一声道：“爸早看见啦。”

一阵脚步声响，石径上突然冒出一位缚带芒鞋，手执药锄的白发老者来，背后还跟了一个绿衣劲装少女。

那少女飞也似的奔到峰头，低头一看，又复惊呼道：“这是一门什么功夫，竟把人体都烧焦了。”

此时老者也已来到，低头检视了一遍，叹息地摇摇头道：“此人太过手辣了，竟然不留一个活口。”

少女不以为然地道：“身临绝地，不死即生，如何能怪人家手辣。”

说着忽又一声惊呼道：“这里还有一个人没有死呢。”

老者转身走到少年身畔，蹲下身子按了按脉，一时面色显得十分凝重，少女性急，忍不住又问道：“能不能救呀？”

“救当然能救，我现在正在考虑救是不救。”

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哪有不救之理。”

老者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如若救了的话，只怕从此要惹许多麻烦呢。”

少女嘴唇一噘道：“我就不信救人会有麻烦。”

老者无奈，双手把少年轻轻托起，缓缓走下峰去。

这是一处极其精巧的竹楼，依山靠水，四下种满奇花异草，竹扉之上横挂着一方匾额，上书“冷月轩”三个古篆，越发显得楼主人高雅绝俗。

进门是一座宽广约有两丈方圆的厅，收拾得穿明几净，十分洁雅，花厅之内此刻正坐着一个慈眉善目的老者和一个绿衣少女，老者似有重大的心事，不断的愁眉苦思，少女却耐不住这沉寂，突然开言道：“爸，这人伤势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几处伤势都足以致命，纵使治好了，一身功夫恐怕要尽失了。”

少女着急地道：“难道爸爸有这么高明的医术也没办法？”

老者轻轻一叹，摇了摇头，却没说话，少女不由更是着急，迈步趋近老者道：“爸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”

老者无可奈何的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老实告诉你吧，爸爸始终对他的来历感到怀疑。”

“难道他是坏人？”

“很难说，但也不一定。”

少女睁大眼睛道：“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嘛？”

老者浩叹地摇了摇头道：“总之我们招来了一场大麻烦。”

少女被老者吞吞吐吐憋得满腹疑团，赌气一扭身子道：“不救就算了，他又不是我的什么人。”

老者似是作了一个重大决定似的，霍地立起身来道：“救人救到底，你去把我的大还丹拿来。”

少女大吃一惊，睁大眼睛道：“那是爸爸费了多年心血，采集来的药物，怎可以给他吃。”

老者倏然双目射出湛湛神光，哈哈笑道：

“爸爸血气已衰，纵使练成金刚不坏之身又有什么用，此人天生异禀，既然遇上了我，就索性成全他吧。”

少女先前一再催促，这时却显得有些犹豫起来，老者复又一叹道：“快去吧，这件事爸爸就这样决定了，况且你也这么大了……”

少女已知老父下面将要说什么话，气得一跺脚道：“爸爸要给他就给他吧，何必把我扯上。”

她嘴里虽是这么说，心里却感到甜甜的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脑际不期然的竟浮上了那少年的影子，老者深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转身往内室走去，少女随手取了一

个羊脂玉瓶，也跟着走入内室。

这间内室是老者平日练功之所，如今用来作为一个由山岭救来的陌生人的病房，老者走到床前替那病人按了按脉，随手捏开了他的嘴巴，少女即从玉瓶中取出一颗约有核桃大小的红色丸药来，那丸药一经取出，立即异香满室。

老者珍惜地将丸药接过，轻轻纳入病人口中，又从丹田猛提一口气，对着嘴巴缓缓注入。

但听病人肚内一阵骨辘辘肠鸣，想是丸药已然下咽，老者这才长吁一口气，将身子坐直，随即吩咐道：“取金针来。”

少女快步走入内间，取出大小数十根金针，用一个红朱漆托盘托着，送到老人面前，老人伸手抓起，运指如飞，不一刻工夫，已把金针全部插入少年全身各穴，复又运起神功，在全身按摩了一阵，这才长吁一口气，吩咐少女道：“把金针拔出。”

少女依言一根一根依次将金针取下，而老者却趁这时机，闭目一旁调息，约莫过有顿饭时间，少年突然哼了一声，缓缓把眼睛睁开。

少年倒是十分听话，立刻挣扎着坐起，暗自调息运功，大还丹乃是老人费尽一生精力，采集数百种珍贵药品练成，功能起死回生，少年天生异禀，根基极厚，不

多一会便已神光内敛，进入物我两忘之境。

当他醒来之时，天已渐黑，老人已然做功课去了，只剩下少女一人在旁，见他醒转，立即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鸡汤，轻声道：“把这喝下去。”

少年依言一口气将汤喝下，纵身跃下床来道：“在下好像已经不碍事了，令尊的医术真是高明得很。”

“你知道他是谁？”

“在下孤陋寡闻，委实不知他老人家是谁。”

“我爸爸外号圣手华陀。”

少年恍然叫道：“陆野樵陆老前辈？”

“正是他老人家。”

少年将身上衣服整了整，对着少女深深一揖道：“在下仅先向姑娘谢过。”

少女一闪身避到一旁道：“不用客气，现在我问你几句话。”

“请讲。”

“尊姓大名？”

“在下古宝明。”

“谁的门下？”

古宝明面现难色，迟疑了一会道：“在下实有难言之隐，此刻还不便奉告。”

少女嘴唇一噘道：“为什么这般神秘？”

“这，这……在下以后定当详告就是。”

少女仍是一脸不悦之色，蓦地一个苍劲的嗓音，沉声道：“曼儿如何这般不通人情，定要强人所难。”

古宝明霍地转过身来，只见圣手华陀正自背着手站在门首，于是抢前两步正待行礼，陆野樵急忙摇手道：“何必拘泥那么多俗礼，快请坐下吧。”

古宝明依言坐下道：“大恩不敢言谢，在下因有急事在身，此刻便要告辞。”

少女愕然道：“你现在就要走？”

“正是，在下委实一刻也不能停留。”

少女冷笑道：“如果没有我爸爸施救呢？”

“那就又当别论了。”

陆野樵又是一声震喝道：“曼儿说话怎可这般没分寸。”

古宝明灿灿一笑，立起身来道：“老先生救命之恩在下没齿难忘，只是此刻确有急事，一年后当再来登门叩谢。”

陆野樵急忙摇手道：“救人乃是老朽份内之事，小哥不必耿耿于怀，如若真的有事，此刻便可请便了。”

古宝明又对少女深深一揖道：“在下就此告别。”

说完大步向门外走去，少女气得一旋身把面转向墙壁，理都不予理睬，古宝明也不在意，迳自奔出门去。

十三 太妹

陆野樵突然招手把他叫回道：“老朽还有几句话问你。”

“在下知无不言。”

“在峰头围攻你的是哪路人物？”

“在下一时还摸不清。”

“那些人是你杀的？”

古宝明迟疑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在下当时被人围攻正自危急之际，突然来了一位前辈，大概是他老人家杀了那些人救了在下。”

“此人长像如何？”

“身材高大，面色微红，好像还有点驼背。”

陆野樵大吃一惊道：“你没有看错？”

“他一来在下便即不支倒地，隐约记得是这个样子。”

陆野樵立时面色大变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古宝明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莫非老先生认识此人？”

陆野樵急忙摇手道：“老夫隐迹山林廿余年，早已和尘世隔绝，江湖上的事已是不闻不问了。”

古宝明不再深说，把手一拱疾步向门外走去，当他离开“冷月轩”不及顿饭时间，陆野樵和少女也已收拾妥当，尾随着他追去。

再说古宝明走出冷月轩约莫有三五里路，突然一个

碧眼虬髯的大汉和一个身材硕长的黄衫汉子向他迎面走了过来，你们为何来迟？”

“属下在途中发生了一点小小纠纷。”

古宝明哼了一声道：“就因为你们来迟一步，本座一条命几乎送在落雁峰了。”

两人同吃一惊道：“是哪路的人物？”

“我也不明白。”

“帮主受伤了？”

“还幸没有死，只是阴阳剑陈浩却完了。”

“到底怎么一回事请帮主明示。”

“本座到达落雁峰时，阴阳剑陈浩已然遇害，当我在峰头进行搜索之际，突然来了一群蒙面人，当时适逢大雷雨，连话也未说便展开了一场决斗，结果一十八个人全部归阴，本座也因真元耗损过多昏厥过去。”

“那是谁救了帮主？”

“圣手华陀陆野樵和他的女儿陆小曼。”

“这笔人情属下们都记下了。”

“落雁峰之事就此告一段落，现在该去崆峒了。”

“属下听候吩咐。”

“下月初五是九盟一年一度聚会之期，你们可选几个精干的弟兄暗中散布在崆峒七星庄四周，随时注意事态发展。”

“属下遵命。”

少年复又严厉的吩咐道：“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动手，还有一点你也得告诉他们，如今我们的敌手，并非九盟，而是暗中攻击本座的那派人物。”

天狼雷震、奔雷手齐明躬身行了一个礼，返身疾奔而去。

少年略微将身上的衣衫整理了一番，又从包袱里取出一支阴阳剑来，就地拉开架势舞弄了一遍。

这剑乃是在落雁峰得自阴阳剑陈浩之手，此刻竟然派上了用场，当他正自凭着记忆演练形意门的剑法时，忽然若有所觉的向身后看了一眼，嘴角不自觉的泛出一丝冷笑。

天际寒鸦阵阵，四野满目枯黄，已经是深秋季节了。

去往崆峒的官道上，此刻正有一个猿臂蜂腰，貌相极其俊伟的硕长少年在匆匆奔走，虽然一脸风尘之色，行动却显得极其潇洒矫健。

当他行近一处枯秃的枫林时，突然林中一阵哈哈狂笑，踉跄奔出一个个蓬头垢面，手执铁拐的老叫化来。

少年毫不为怪的看了他一眼，仍自低头赶路，叫化急忙招手喊道：“喂！结个伴同走不好么，何苦那么急赶。”

少年停下脚步，冷冷的道：“快要赶不上宿头了，你知道么？”

叫化拄着拐杖趋近两步，冷冷地道：“你是去崆峒七星庄吧？”

少年朗声一笑，道：“你暗中跟蹑了我几天，早该明白啦。”

叫化不觉倏然一惊，暗忖：“这小子不简单呢？”

当下把脸一寒，道：“你去崆峒何事？”

“寻找家师。”

“你师父是谁？”

“形意门阴阳剑陈浩。”

叫化点了点头道：“你师父告诉你来这儿找他？”

“不，他老人家已经一年没有回山了。”

叫化大惊道：“失踪了？”

“不大清楚。”

“你没说谎？”

“在长辈面前岂敢乱说。”

“你知我是谁？”

“天山一丐贺前辈。”

叫化狠狠瞪了他一眼道：“你是存心和我打哈哈。”

少年大笑道：“晚辈不过是胡猜罢了，可没这意思。”

天山一丐蓦地伸手将他一拉，道：“贤侄让一让，马来了。”

一阵马蹄急响，一骑快马已由他身旁擦身而过，向前路绝尘而去，马上赫然坐着一位红衣女子。

天山一丐哼了一声道：“这妞儿太似张狂了。”

少年淡淡一笑，没有插言，约莫上灯时分，两人业已到达崆峒七星庄。

天山一丐乃是崆峒的常客，是以不经通报便一迳向客厅走去，进入客厅，里面已然坐满了人，一个身材魁伟，面色红润的威猛老者立起身，招呼道：“原来是贺老弟驾到，失迎，失迎。”

少年偷眼四座一扫，见客厅之内共坐了两个道士，一个中年妇人，两个老者，老前路上所遇的红衣女子也赫然在座。

天山一丐和威猛老者略略寒暄了几句，便替古宝明一一引见，两个道士乃是武当枯松子和泰山中岳观主，中年妇人是江南女侠甘凤娘，两个老者乃是邯郸野叟郭澄，滇南孤客江澜沧，红衣女子则是江澜沧的独生女儿江丽珠。

忙了一阵彼此归座，威猛老者首先开言道：“今天乃是九盟聚会之日，还有清风道长与陈浩兄，至今不见到来真是怪事。”